

校正評註王鳳洲
大字言言袁了凡網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十一

宋

凍水 司馬光 通鑑

明

趙田 袁 王世貞

編纂

考亭 朱 熹 綱目

琅琊

王世貞

東漢

○肅宗孝章皇帝

諱烜明帝太子也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帝厭明帝苛切每事務從寬厚然寵任實惠以故外戚用權之漸此其所短也

丙子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時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遣

征西將軍耿秉等救之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

服役轉輸煩費勞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

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

不宜回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終亡四海故孝元棄珠

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鱗介亂我衣裳帝從之

鱗介謂遠夷言其人與魚龍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

詔二千石勸勉農商罪非殊死殊異也絕也言其身首異處也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

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

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甯

楊終請罷選兵

不以鱗介亂我衣裳

擬漢令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冤獄詔陳寵請改苛俗



為政猶張琴瑟

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第五倫請尚寬厚

寬厚

勤懇懇懇在於是此

厚

我于先帝子之論具見前卷焉

后此語實明帝好名之意有以

啟之至焉后諫讓實足佳然母

后而有此詔究所謂好事不如無也

至孝以安親為上

言言有主 卷十一

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筆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煩以嚴威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寔在於此上善之倫天性峭直峭七然常疾俗吏苛刻議論每依寬厚云

按丁奉曰第五倫性峭刻而言寬厚或者以言不顧行責之然而矯枉者修身之功陳善者正君之道矯枉於己而陳善於君倫亦君子矣乎○丁南

湖

子忠復繼尚書而寬恕仍如父祖范史議法當依於輕至寵事肅宗亦為尚書特建此疏及事和帝為廷尉議法務從寬恕可謂克孝其祖矣寵之賢曰施於子孫宜公宜卿蓋謂仁者有傳也

秋七月

詔以上林池獵賦與貧民志仁民也

丁丑二年

夏四月大旱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會大旱言事者以為

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邀福耳昔王氏

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帝

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常觀富貴之家福祿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

含飴弄孫

置織室蠶於

濯龍殿中

萬世母后龜

鑑

義方家教之

善

忠賢萃於一

門

馬廖勸成德

政

政移風有

其本

戲言有切事

實

馬耿同功異

賞

章帝嘗成母后

諫諍之德斯為

章帝嘗成母后

諫諍之德斯為

諫諍之德斯為

諫諍之德斯為

諫諍之德斯為

諫諍之德斯為

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

之惓惓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

政矣上乃止按太后憐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趙雪航於戲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

為侯豈不大相懸絕乎良由伏波將軍忠義之德垂式於後觀其戒兄子嚴敦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明

德為貴人時德冠後宮暨母儀天下愈索檢素后兄廖嘗慮美業難終上書勸成德政借喻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

賢萃於一門兩漢外戚無一可擬哉騎鯨休哉

鑑太后兄衛尉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

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哀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夫改政移風必

有其本傳曰吾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吳王子光好劍客專諸輩皆善待之故百姓亦多以劍拔擊刺而有創瘢創讀曰瘡刀所傷也瘡瘡痕也楚

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按國策楚靈王好細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也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結讀曰髻四

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

事實太后深納之

戊寅三年馬防馬太后之弟耿恭擊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其官防防

羌幸而成功然防甫召還恭以罪免至冬則防進位車騎矣同功異賞豈無其說蓋恭以言事忤防有司承望風旨上亦不察而罪之耳然則恭有功無罪曉然甚明固已不待參考而後知其為防所陷矣

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后熱之女勲乃竇融之孫也

平王長子國監公

東漢紀 肅宗孝章皇帝

真孝曲封外戚
以致明德長恨
恨之歎盡小節
而失大義不但
可鄙且可怪矣
蓋當時史氏亦
不無過甚之辭
耶

楊終言章句之
儒破壞大體可
切中時弊然白
虎奏議仍月落
星替之為耳且
世亦不傳或即
以白虎通當之
更糟殆已

學者得成其
業
宜如石渠故
事
白虎議五經
異同

以直言士補
外官

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

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方無事

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曰

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曰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

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十一月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

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意斷處曰章言斷處曰白言其專於分章斷句之學也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事見

宣帝甘露三年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白虎觀在北宮議五經同

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今白虎通是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

平王義皆與焉

庚辰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

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

憤吐懣畧聞子大夫之志矣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思遲猶入禁闕補過拾遺

可也以補外官母乃憂其未而失其本乎直書于此蓋譏之耳

廉范五袴
廉范良吏
張疑裴潛其
庶幾

骨肉不以遠
近為親疎
欲署不忍下
筆

解醒當以酒
臣之所至願

〔辛巳〕六年以廉范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

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

范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作則故反昔無襦今五袴中興太守可稱者前書杜詩張璠第五倫笑於是復書廉范皆良吏也自是以

至漢末裴潛張疑其庶幾焉若夫祝良李固張綱獨以能平盜賊稱則所遇之異也

〔壬午〕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和王立子肇為皇太子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于竇后之誣陷也○

〔秋八月〕有司復奏遣東平王蒼歸國倉帝尊屬也曾詔留京師帝友愛諸王篤於親親手詔

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欲署大鴻臚奏不

忍下筆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八年東平王蒼卒

〔癸未〕八年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以子弟皆驕奢不謹以致之○〔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

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

省闥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

解醒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

〔憲〕恃宮掖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沁水公主明帝女也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

久念使人驚怖
棄憲如孤雛
腐鼠

人主之所深戒

下車先問大姓主名

京師肅清

李邑毀班超
帝信超不入讒
言赴為國不校
私憾是兩得之
其遺遇蓋出馬
援紫彤上矣
曾參有三至
之讒

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乎愈猶勝也言與高等也久念使人驚怖國

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司馬公

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不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

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所深戒也

下洛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時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

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對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知此賣菜之傭乎於是

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踴躍踴曲也踴累足也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

長拔劍肆詈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之貫市夜反赦也○丁南湖治刑

之道強弱是非聽其自至而後察焉豈可以某強某弱禁是某非而先執己見哉周紆之令洛陽也下車先問大姓主名要問貴戚若馬竇輩予謂紆先執己見以張勢而強弱是非之久悉也夫竇氏之恣橫固已若馬援戒子之義方馬后保家之謙德故其子孫非竇之比何乃與竇並呼耶彼吏所云問里豪強或其公論或其私諂正宜徐究之矣而乃概以榮備目之得毋弱者墮井強者漏網耶孝章之治寬厚成風吾不知紆之狂猛何以容于其世也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

到于真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拘愛子安樂外

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不信三至而後信之恐見

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制超即遣邑將烏孫

班超去妻

班超即遣李邑

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令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甲申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繼**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

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寔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

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

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

鍊之人，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

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間者多從郎

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類無大能，宜鑒嗇夫辨給之對，深思絳侯勅木訥之

功，帝皆納之。」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為尚書僕射。○**繼**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

「強直自遂，南陽朱季。」朱暉字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

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

漢以朱暉為尚書僕射
南陽朱季
朱暉諫行均輸

貢舉皆得其人
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先宜以才行為兼

國以簡賢為務
賢以孝行為首
才行少能相兼

天子不言有無

國家樂聞駁議

黃髮無愆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孔僖以書自訟

直說書傳實事

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

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召赦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黃髮賢老也言謀於黃髮之人則行

事無所過詔意則謂暉等賢老之人而無過者也詔書過耳何故自繫。丘瓊山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僱用之直官總取之而為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

之事蓋貧民無產者為人傭僱之事也不但非明王所宜行雖鄉里之民為士大夫者亦不可以行也章帝為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為此豈非武帝貽謀之不善哉。丁南湖文李諫肅宗行均輸時年八十

及和帝用竇憲北征力諫而死是誠死忠者乎再考文季年十三掣封寇救諸母既又避外戚陰就之求見與張堪陳揖交而死生妻子之託義貫日月是故其子頤以儒著孫穆以貞顯論者謂為善之報云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鄼房

生梁郁上書告僖駰誹謗先帝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謂實無此

事而虛加之誣也至於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

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

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音有加臣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改

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廬江縣名屬直隸廬州府毛義東平鄭均皆以仁義稱於鄉

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候之謂伺候謁見也坐定而府檄適至以國命用之以義守安陽令安陽

捧檄喜動顏
色

賢者固不可
測

往日之喜為
親屈

物盡可復得

詔賜義均米
各千斛

詔戒俗吏矯
飾

悃悃無華

同聲謂之不
煩

句踐早婚嫁重

丁男蓋小國國

霸權宜之術非

王道也戒俗吏

矯飾足矣天下
之大比戶皆與
以貽養穀三斛

縣名屬南陽彰德府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
張奉見毛義喜動顏色遂輕賤之有貪求利祿之意辭去後義母死徵

辟皆不至有詔召之者曰微郡國舉擢者曰辟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

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拜議郎免歸帝下

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按後漢書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

讓比微辭病滯絮之風東州稱仁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也

子心獨無悖乎然義今之喜後之辭何也曰其辭也非矯其喜也非拘不辭於後無以驗孝養之高不喜於今無以

見孝思之篤庶幾哉孝子之賢也奉慈得而測諸鄭均自食力以感悟其兄其亦毛義之儔乎○愚按曾子曰吾及

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日吾心悲與毛義同意

乙酉二年詔戒俗吏矯飾者○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

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困悃至誠也無華謂不事文采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

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

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其勉思舊令稱朕意焉○戴永嘉

何以為繼孟子
盡信書不如無
書之言盡之矣

白衣尚書

紀孔子於闕
里

聖主莫不尊
師重道

問綱目書巡
四君得失何
如

文治彬彬
善政可紀之
實

肅宗繼美文
景

肅宗先帝前
烈

在位以貞白
稱

倫此言直令人
噴飯而史方以
為誠真吁亦奇

帝東巡。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謩至是謩為東郡太守帝引謩

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備弟子之儀使謩講尚書然後修君臣之禮行過任城

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乙丑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

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

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尊先師增輝聖德

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四月還宮假於祖禰綱目書巡四君然始皇武帝誇功德求神仙隋煬帝威儀衛於服遠皆奢欲之所發也唯帝則舉古典宗先聖文治彬彬視三君天淵矣

丙戌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肅宗之治自初元以來如以國

策與民禁治獄酷暴除妖惡禁錮索賸貧民賜貽養殺之類無非善政可紀之實至是又詔廩給嬰兒綱目書之足以繼美文景光增前列嗚呼自是而後漢治其衰矣

五月司空倫罷。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

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貞潔清白或問倫曰公有私

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

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

一夜十往
猶子視子有
異

曹褒定漢禮

儒生難與國
始
會禮之家名
為聚訟
作大章一變
足
此制多不合
經

瑞應依德而
至
由安懼不敢
答

者豈可謂無私乎

後漢書曰第五倫峭刻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幅幅歸諸寬厚將德可切之嚴使其然乎昔人以韋弦而為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豈尊臨千里而與

牧園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程子

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倫視之有異焉是即私矣何待安履與否然後為私乎

以袁安為司空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

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帝知儒生拘攣

拘刻也攣掇也謂刻掇于章句而泥于文辭也難

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

曰諺言作室道旁三年不成

謂彼是此非故久而無成也

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變足矣

大章堯樂名

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

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胡致堂

曹褒之制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帝亦以是命

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不大違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饒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難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逆知舛謬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

不惜

丁亥章和元年夏六月改元

書改元議信訣也

是時屢有嘉瑞遂詔改元章和太

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

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大典出此二人

強幹弱枝

崔駰書戒書

陰衛尉克己

復禮

保族全身四

人

實憲請擊白

奴贖罪

不問白奴應擊與否但以憲請

曹褒奏所撰制度○**三**褒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

十篇雜以五經識記之文

發明

先漢禮儀定於叔孫叔禮儀定於曹褒一代文典乃出此二人之手其得失固自不言可知矣

○丁南湖

綱

目於去年五月書詔侍中曹褒定漢禮今年八月書曹褒奏所撰制度然則一年之間禮固若是其易定乎故書曰褒之撰非漢之禮也禮變而曰制度者以其難於識記而非聖人之禮也故分注曰帝以衆論難定故但納之不復令

有司平奏此其草草之制誠范史所謂禮云禮云易其然說者矣

戊子二年濟南王康中山王烏來朝○**三**上篤於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

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度倉帑為虛尚書朱意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

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西平

王羨等宜割情歸藩以塞衆望

帝崩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宣帝法制○**三**太子肇即位

歲

實太

后臨朝實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三**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

而貴者傲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漢興外家二十

保族全身者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

十月侍中實憲殺都鄉侯暢

暢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憲懼暢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

太后怒憲懼誅因自求擊

北匈奴以贖罪

時北匈奴饑亂

太后從之○**三**實憲殺列侯於屯衛之中乃聽其以擊虜自詭烏有假天之討威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為罪人殺死之地哉○

贖罪遂令行師
此舉定為無名

章帝長者

章帝仁厚之

主

二事白璧微瑕

章帝東漢之

賢君

章帝慈祥長

者之過

章帝有好大

喜功之失

君德以剛為

主

宜威迭為消

長

安隗正色自

若

萬民天之所

生

愛民必有天

報

中年三異

入境化及禽獸豎

子有仁心是也

平王

東漢紀

孝和皇帝

七

班固

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體左右藝文斟酌律禮
思服帝道弘此長懋儒館獻歌或亭虛候氣調時豫憲乎之富

范華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
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

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
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賀善贊曰

章帝之篇綱目書詔十六為愛民
措刑而發者十可謂仁厚之主矣

而又垂意禮樂尊師重學其失者獨廢太
子殺梁竦二事者耳所謂白璧之微瑕也

呂東萊

章帝繼明帝察慧之後承之以寬大如解楚王之獄罷
西極之戎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此所以為東漢之賢

君大抵皆是慈祥長者然慈祥長者短處亦相承竇憲奪公主田園不能正其罪竇后誣廢太子不免隱其說此皆
優柔不斷之過又如當時班超立功要西域傳育張紆擾動羌胡亦豫慈祥長者之過奪于人之說不能自守未免

有好多大喜功之失古今論君德以剛為主若於剛上少欠
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謹其小往往失之於大章帝是也

方正學

魏書不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
真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羣

臣言前代過於苛刻故深激之以寬其寬也或過於中而時自出其所為又恒過乎嚴內則以皇后之譖殺四貴人
而廢太子外則竇憲奪公主田園而不能罪張林楊光恃勢貪殘而不知省鮮弘以太尉言竇憲而收其印綬以死

此其失反有甚於明帝何足為長者乎漢之稱長者以其持心謹厚而無害以德化人而人服之也若文帝者是
也而章帝非其人也無罪殺貴人譴三公縱貴戚酷吏虐民而不問不得為長者明矣斯其矯弊不以道之過也

孝和皇帝

諱肇章帝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為皇后所譖以廢卒養帝為己子即位年十歲在
位十七年壽二十七歲而崩是時宦官外戚迭為消長漢家之禍從此始矣

己丑永元元年竇憲將行

與耿東
擊匈奴

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

無故勞師遠伐損費國用非社稷之計袁安任隗免寇固爭前後十上書眾皆

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

母愛其子故愛民必有天報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危

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太后不聽魯恭為中平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
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其治邑也有三異焉蝗不

平王

東漢紀

孝和皇帝

七

燕然刻石勒功

先王戒嚴霜之漸孝文之德深遠募盜救災

以實惠為大將軍餓而食之以毒不欲令損文母之號

漢出師所未嘗至實惠殺樂恢

六月實惠耿秉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稽落山在燕然山南匈奴中之山也大破之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燕然山在白匈奴連邪烏地中稽落山之北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勒功銘曰鑠王師

今截海外邊其遼今豆地界封神兵今建隆賜昭帝戰兮振萬世紀漢威德而還北匈奴自肅宗以來未嘗書其犯邊今實惠秉暑興師攻無罪之虜出塞三千餘里揭地書之正以

著其窮追○胡致堂實惠判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誅則攝政道公諸侯賓服外氏謹遠討之罪

乎憲初計特以免死耳幸而克捷饒可贖罪今乃大行封爵貴寵赫然前日所犯不暇追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缺所謂愛而不教猶饑而食之以毒可謂來世鑒矣○

鄒九峯威里之家宜乎厚其賜予而不當委任權力先王所以戒履霜之漸也孝文之世相不歸於廣國誅不貸於薄昭其慮亦深遠矣孝和幼冲母后當國朝廷兵柄乃歸於憲之掌握是以生事四夷糜費

國用勒石燕然誇耀功德和帝慶幸而倚為柱石殊不知功愈大而禍愈深矣逆狀既彰乃假手宦豎誅之是猶募盜救災火未息而益先入也厥後宦者發立外戚篡弒相繼迭興而漢祚以哀擅權之禍良可畏也哉

九月以實惠為大將軍○實氏兄弟驕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愛而不教

終至凶民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奢侈漸

逼誅戮無罪臣敬區區誠不欲上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

使憲等常保其福祐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

辛卯三年正月實惠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耿夔任尚圍於金微山大

破之金微山在難鞬國中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實惠殺尚書僕射樂恢○憲既立大功威名日盛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鄧

安隗素行高

袁安咽鳴流涕

天不可以不剛
王不可以不強

和帝繼孝昭之烈

疊郭橫為心腹班固傳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為賂遺賂戈手反贈也袁安任隗奏貶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樂恢上

疏劾憲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諷州郡迫脇恢引藥死於是朝臣震懼無敢

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

鳴啼極無聲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壬辰四年六月朔日食**司徒**丁鴻上疏曰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王

室向私門上威損下權威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去事之微去事已往之事未然而明

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縱橫宜

因天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大將軍竇憲伏誅**時**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專權謀逆帝以朝臣上

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機遂與眾定議誅憲帝以太后故不欲

明誅憲迫令自殺**胡致堂**竇氏根踞已生謀逆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纔十四乃能選用秘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趙雪航**竇憲之

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眾者鈞盾令也既佐人主掃除姦逆而有大功以**趙雪航**竇憲之

受封爵於是制宦官用權之漸生中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言治亂者每歎息於斯焉**趙雪航**竇憲之

章帝時已不容貸矣至孝和力愈加強橫公卿大夫皆畏莫敢言蓋以太后為主於內親黨根踞於外也和帝一旦憤然震怒盡收憲黨郭璜等下獄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迫令自殺遂使十餘年根深蒂固之強臣一朝芟滅

拒虎進狼

班固著漢書班昭踵成漢

史問班固司馬遷史漢得失

何如班固信能成名

班固不叙殺身成仁之美

人物志分九等

班固短于識而長於文

君子宜賢而野

以鄭眾為大長秋

官官用權自此始

以陳寵為廷尉

段干無賊尊上之文

上之文

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震朝廷之號令以動天下之耳目以服大臣之心志可謂剛明雄斷不愧孝昭之烈矣惟可憾者袁安仕隗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乃與鄭眾議之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其此之謂歟

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之女弟曹壽妻昭踵

而成之壽妻名昭所謂曹大家者**發**按後漢書班固採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漢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記表志傳凡百篇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誦誦焉

華嶠論曰固之叙事不激說不抑抗聽而不纖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覺豐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其輕仁義賤守節甚矣

胡致堂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得失成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不詳若外戚禍患成敗之機則又費費皆前日事固乃為竇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短于識而長于文輕于德而急于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竇為質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以宦者鄭眾為大長秋大長秋官**帝策勲班賞鄭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

賢之常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鄭眾與大謀漢室之禍兆矣

甲午六年以陳寵為廷尉**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

覈之風於此少衰于定國後廷尉不見于綱目于是復書矣嘉仁恕也

丁酉九年皇太后竇氏崩追尊母梁貴人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梁

氏自此始盛矣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貴人出者無陰公主子梁彪奏記三府太尉張闡言狀帝感動良久會貴人婢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殺之狀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

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相朕奉事**胡致堂**梁氏之稿諸竇致力於十年深惟大義禮臣于無貶尊上之文思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

胡致堂梁氏之稿諸竇致力於十年深惟大義禮臣于無貶尊上之文思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